

傳·世·文·選

延·续·中·华·文·明·的·千·古·名·篇

历代名人 书札(二)

谭国清 主编



西苑出版社

傳世文選

延·续·中·华·文·明·的·千·古·名·篇

历代名人 书札(二)

覃国清 主编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世文选:历代名人书札/谭国清主编.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80108 - 700 - 3

I. 传… II. 谭… III. 文学—作品综合类—中国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314 号

历代名人书札(二)

编 著 谭国清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 - 88624971 传 真:010 - 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数 1 - 3000 册

字 数 586 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08 - 705 - 8

定 价 71.80 元(全三册)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原版例言

人类日繁，交际往来之事，亦日以众。言事达情，书札为重。教千年来，佳篇林立，散见史传及各大家文集中。今详加采择，勒为是编。

春秋之世，词令极工。《左传》所载，如《子家遗赵宣子书》、《叔向遗子产书》之类，以既列为经，概不入选。

书札之名，不一而足。其施之上者，曰奏记、曰上书、曰启、曰笺，自敌以下曰简、曰帖、曰教。其上下通用曰状。其实皆书类也。自来选家，皆各自为体。今一概入选，不复加以区别，惟对扬之体宜归奏议类者，不复阑入。

魏晋以上，骈俪盛行，多词华典丽之作。沿至唐初，此风未改。昌黎倡为古文，而书札之体亦为之一变。合而论之，书以达意为主，自以散体为宜，而施之贺谢之作，则比事属辞，骈俪之文亦不可废。今编中所列，大约散体居十之七八，骈体居十之二三。

近人姚鼐选《古文辞类纂》，列“书说”一门，然说盛行于战国，至秦以后少见。且说乃一时应对之词，而纪事者被以文采，遂以成篇。二者实属不类。今选此编，凡宜入说类者，概不之及。

唐代风气，文人学士多上书贵公之门，以求进用。其中佳者颇能自树风节，然其体固已卑矣。今特取其最佳者，稍存一二。余则文采虽工，悉从割爱。

魏晋以来，士大夫多方外之交，相与剖析禅理。鄙人于内典



之书，无所窥见，故凡近此者不录。

诂经之语，论性之文，以及关于朝廷经制者，非详参诸说，不能得其根要。猝取读之，使人意烦。今凡遇此种者不录。

是编多先与书，后答书。或值易代之际，及名辈先后之稍悬，亦有与书在后，答书在前者。此为变例。

是编于通书本末内有事实可考者，于题下作小引一首，无者阙之。

是编起自周秦，至明末而止。



目 录	
唐顺之与周中丞论项守书	(1)
唐顺之与陈后冈参议	(2)
唐顺之再与茅鹿门知县书	(3)
唐顺之答徐存斋相公书	(4)
唐顺之再与曾石塘总制书	(5)
唐顺之与曹子泰评事书	(5)
归有光与宣仲济书	(6)
归有光上万侍郎书	(6)
归有光山舍示学者书	(8)
归有光与陆太常书	(8)
归有光与沈敬甫书	(9)
张居正答应天巡抚宋阳山书	(9)
张居正答应天巡抚胡雅斋书	(10)
张居正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书	(10)
张居正答奉常陆五台书	(11)
张居正答宪长周友山书	(12)
张居正答湖广巡抚朱谨吾辞建亭	(13)
唐时升与曾长石编修书	(13)
宗臣报刘一丈书	(14)
史可法复摄政睿亲王书	(15)
钱谦益复吴世溟书	(17)
吴炎复尹洞庭书	(18)
吴炎答陆丽京书	(19)
吴炎与潘力田书	(20)



历代名人书札卷三上

清 一

睿亲王与明史可法书	(22)
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23)
侯方域与任王谷论文书	(24)
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	(25)
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	(26)
魏祥与皇甫君书	(27)
魏禧答计甫草书	(28)
魏禧答南丰李作谋书	(29)
魏禧答杨友石书	(30)
魏禧与毛驰黄论于太傅书	(31)
魏禧答施愚山侍读书	(32)
魏禧与季弟书	(33)
魏禧寄兄弟书	(33)
魏禧寄儿子世侃书	(35)
李容与友人书	(36)
李容与当事论出处书	(36)
李容答门人问学	(38)
黄宗羲谢陈介眉代辞博学宏词书	(39)
黄宗羲辞张郡侯请修郡志书	(40)
黄宗羲再辞张郡侯修志书	(41)
彭士望与魏冰叔书	(42)
曾灿寄友人书	(43)
曾灿上万年伯书	(43)
魏礼答张一衡书	(44)
张履祥上陈时事书	(45)
张履祥与曹射侯书	(46)
张履祥与何商隐论教弟子书	(48)
张履祥上本县兵事书	(49)
邱维屏与魏凝叔书	(51)
邵长蘅与魏叔子论文书	(52)
徐文驹与门下士书	(54)
计东答汪钝翁书	(55)



计东与宋牧仲书	(55)
计东再与宋牧仲书	(56)
徐世溥答钱牧斋先生论古文书	(56)
徐世溥上虔抚潘昭度先生辞荐辟书	(58)
陈廷敬与汪钝庵书	(59)
陈廷敬答友人书	(60)
陈廷敬与汪钝翁书	(60)
陈廷敬答魏无伪书	(61)
陈廷敬与韩佚园书	(61)
汪琬答王进士书	(62)
汪琬答陈霭公书	(63)
李因笃与颜修来书	(64)
田雯与颜修来书	(64)
施闰章与颜修来书	(65)
孙在丰与颜修来书	(65)
臧眉锡与颜修来书	(66)
白梦鼎上某公书	(66)
叶方蔼与颜修来书	(67)
颜伯珣与侄书	(68)
宋莘与邵子昆学使论乡贤名宦从祀书	(69)
徐枋与潘生次耕书	(70)
潘耒上某学士书	(71)
王士正与颜修来书	(73)
王士正与颜修来书	(73)
王士正与颜修来书	(74)
王士正致汪荅文书	(74)
陈宏谋寄桐城张相国书	(75)
陈黄中与王次山书	(75)
王锡阐答潘次耕书	(78)
沈彤与望溪先生书	(79)
沈彤与沈六如论东湖行述书	(80)
李塨答冯枢夫书	(81)
李塨与朱可亭学使书	(82)
方燦如答谢生书	(83)
方苞与孙以宁书	(84)



方苞与徐貽孙书	(85)
方苞与谢云墅书	(85)
方苞与某公书	(86)
方苞与翁止园书	(87)
龚巩祚答人求墓铭书	(88)
王懋竑与乔念堂先生书	(88)
王懋竑与方灵皋书	(89)
钟渊映答李武曾书	(90)
卢文昭与弟文韶书	(91)
卢文昭与从子掌丝书	(93)
姜宸英上某公启	(94)
恽格与王石谷	(95)
于成龙与友人荆雪涛书	(95)
朱彝尊报周青士书	(97)
朱彝尊与李武曾论文书	(97)
朱彝尊报汪荅文户部书	(98)
朱彝尊史馆上总裁第五书	(99)
陆陇其答徐健庵先生书	(100)
茅星来与友人论孟子书	(101)
彭师度上严灏亭副宪书	(103)
陆耀复戴东原书	(104)
陆耀与钱巽斋论文抄书	(105)
陆耀与钱巽斋论行述书	(106)
陈宏谋寄张墨庄书	(107)
朱轼与族人书	(108)

历代名人书札卷三下

清 二

胡天游贻侍御史王公书	(110)
沈德潜上大宗伯杨公书	(111)
唐绍祖答友人求序文书	(112)
唐绍祖献陈泽州相国书	(112)
段玉裁与方葆岩制府书	(113)
费兰墀与邱南屏太守同年书	(114)
周春答同年钱竹汀少詹书	(117)



曹溶与沈甸华书	(118)
谢良琦再与李研斋书	(119)
全祖望寄谢副使石林札	(121)
汪缙示程在仁	(122)
张云章与陆稼书先生书	(122)
王源复陆紫宸书	(123)
刘大櫟与左君书	(124)
刘大櫟与吴阁学书	(125)
刘大櫟再与吴阁学书	(125)
张次仲寄宋文玉书	(126)
万世隆与姚若侯总宪论廉顽书	(127)
刘黻上太守方茶山先生书	(127)
蓝鼎元上张大中丞书	(129)
钱大昕与友人论师书	(130)
钱大昕与友人论文书	(131)
袁枚答汪大绅书	(131)
袁枚答金震方问律例书	(133)
袁枚答彭尺木进士书	(133)
袁枚与程戴园书	(134)
姚鼐复汪进士辉祖书	(135)
姚鼐复张君书	(136)
姚鼐复鲁絜非书	(137)
姚鼐答鲁宾之书	(138)
吴騫与秦小岍廉使书	(139)
朱仕琇上原任福建督学吴公启	(139)
朱仕琇答鲁絜非书	(140)
朱仕琇与林穆庵书	(141)
朱仕琇答李璠玉书	(142)
朱仕琇答王光禄西庄书	(143)
朱仕琇答邓副使悔庵书	(145)
洪亮吉与孙季述书	(145)
洪亮吉再与孙季述书	(146)
邵齐焘答周芝山同年书	(146)
邵齐焘答王芥子同年书	(147)
吴锡麒答张水屋书	(148)



鲁仕骥上朱梅崖先生书	(149)
纪昀与余存吾太史书	(150)
林明伦答朱梅崖书	(150)
林明伦再答朱梅崖书	(151)
王昶与毕秋帆制军论续通鉴书	(152)
王昶与曹来殷书	(153)
宋潜虚与刘言洁书	(154)
汪由敦上徐大司空论从祀书	(155)
汪由敦答明史馆某论史事书	(156)
汪懋麟上工部尚书陈公书	(157)
彭绍升答罗台山书	(159)
李振裕答吴晴岩书	(160)
杨绳武与友人书	(161)
梁机答从子钦劝应词科书	(163)
蒋汾功救荒投当事书	(164)
张惠言与左仲甫书	(166)
钱宝甫与吴侍郎书	(167)
陈文述上李书年观察论黄河不宜改道书	(168)
王昙拟范蠡与大夫种书	(169)
王昙拟莒大夫说乐毅书	(170)
舒位与陈孟楷秀才书	(171)
谢振定答李菡生书	(172)
徐侃答钟明府问利弊书	(173)
戴震与方希原书	(175)
赵希璜与颜侍郎论教匪书	(176)
韩梦周与阎阜宁	(177)
张士元与姚姬传先生第二书	(177)
张士元答施北研书	(178)
吴士模与毕莘农书	(179)
吴士模与左仲甫书	(180)
吴士模与董超然书	(181)

历代名人书札卷四上

清 三

陆世仪答郁仪臣论学校书	(182)
-------------------	-------



唐顺之与周中丞论项守书

数辱惠书，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爱无量。仆自去岁移家至阳羨，与世益疏阔。此昔人所谓懒与病相成。虽仅守固陋，不敢堕失，至于读书穷理，冀有新得，则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教督之勤耶！知愧知愧。

兹启：仆友人有项乔者，其人温雅纯实，虽自处若谦退，而其志常欲为古人。虽其貌朴野，而其中实耿耿然。虽多卧疾若不任事，而实蹇蹇奉职，不肯一日尸乎其官。仆于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资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罗翁当国，为缙绅所辐辏。而永嘉之人，根株附丽，攫美官鼓声势者尤众。乔与罗翁又有葭莩之亲，乃独泊然自守，不乱于群，甘心隐约，不覬非望。然此士人居心之常，不足以称乔。而乔之不苟，大率可见也。此不惟仆辈与之素交游者能知乔，而士大夫亦多知乔者。

夫以仆素辱明公之知，则固可以荐人而不为僭，以仆素知乔之深，则固可以荐之于明公，而不为党。自乔在属下二三年间，仆不敢以一字称乔于左右者，岂仆过避嫌疑，使乔之名誉不通于上，而归朋友之过于仆耶？窃以为明公精鉴，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为心。而乔之为人，必能在处有所树立。则明公自将知乔，而乔自足以受知于明公，又何藉乎仆为人媒也！昨得邸报，见明公荐三郡守，独不及乔。则始恍然异之，既而思之，何仆所料之不中耶！岂乔之失其故步耶？或乔之廉清，宜于郎署而不宜于郡守耶？抑仆止见乔前日之善，而明公只见乔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则或有间之者耶？不然，则以明公精鉴，照物无遗，而乔也日夕在左右，而独不得借余光焉，岂其命耶？

夫人情反复不常，旬日异态。固有匿情为善，而后或败露者矣。亦有始虽强于为善，而后不免改节者矣。仆又何敢以四五年前所见，过信故人耶！虽然，乔惴惴可信人也。以乔之素能蹇蹇奉职，则其为郡守不肯闾茸，或可知也。以乔之素不肯奔竞以覬非望，则其在郡不肯自污，或可知也。又未敢以过疑故人也。虽然，仆所取信者，明公之鉴也。明公之斥乔而不举，必有说也。则是乔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饰于前而坏于后耶？不然，何为其见黜于明公也耶！明公非不怜才，则是乔果败露与改节也。仆之心不能解也。使乔之贤而偶未见知于明公，则仆固不敢默矣。使乔果不贤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请教于明公，而与之绝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说焉。伏惟亮而恕之。



唐顺之与陈后冈参议

别后恋慕不舍，与久病衰颓之状，略具之叶绍兴通判所寄书中。今家人来，亦当口能道之矣。每念昔与兄同住京师，日夕相砥淬，受教不为不深。不谓此后渺然相隔，兄去闽越，不知复以何时为聚首之期。非惟仆蓬蒿之质，不能藉直于麻中，而兄之德器如玉，亦不暇置诸顽石之间以自攻。此其可思可怅，岂特以酒食文字之故也！仆尝闻兄绪论，大意以为必杂用王霸，乃可以适时而济务。而仆则多执泥古方，戛戛乎如以舟而行诸陆。然兄既以此自信而不疑，仆亦以此自胶而不悔。是以自承教以来，契分虽甚投，而议论常至左右。古人云，去短集长，此仆之所以不可无藉于麻中之直，而兄顾亦谓有取于顽石焉，其可也。兄在湖藩，清修之节，剴繁之才，自与时流迥别。虽然，亦愿兄毋见化城而遽住耳。

今奉去《读书记》乙集一部，仆意欲以此广兄，不知兄肯降心而观焉否也。仆窃谓三代人材，皆从心性上磨练。故其经纶参赞之业，不出户庭而得之。后世反躬之学不传，而其人所以经纶于世者，卒亦疏卤。求其系国之轻重，如孔明、李泌、陆贽之徒，则其于道虽未醇，而本其天资之所暗合，亦往往开诚而不欺，恬淡而少欲。其经纶虽未必尽出于道，而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渊源而有本，阔大而无漏，固不可谓无其人焉，而非溷溷然功名自喜者，可以企而望也。苏子有言：“士之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兄其有意乎？

仆居间无事，欲得国朝诸名臣奏议读之。且以尚论其人与其所以经纶于世者何如。顾僻处山居，苦不能多致，烦兄为我留意。至于北宋以前诸儒解经之书，世多散佚不存，亦烦兄试博求之。《菽园杂记》诸书，兄向欲录一副本见与，亦愿兄毋忘之也。若夫诗辞之学，则仆自知力之决不足以进此，向已告疲于兄矣。兄毋更以此望我。俟他日有持《后冈先生集》示我者，我当望洋而叹，或尾后作一二句跋语，是则可耳。兄许我以暮年买田同住之说如何如何，谚云：“痴人前不得说梦。”吾已执此作左券矣。幸兄毋使我为痴人也。失兄于东隅，得兄于桑榆。窃以为快。草草白。



唐顺之再与茅鹿门知县书

荆川与鹿门，为文字至交。鹿门八大家之选，其旨实因荆川发之。此篇具见平日论文宗旨。

熟观鹿门之文，及鹿门与人论文之书，门庭路径，与鄙意殊有契合。虽中间小小异同，异日当自融释，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则有说。

鹿门所见于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尝见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岂欺鹿门者哉！其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谓一切抹杀，以文字绝不足为也。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文莫犹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章。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齷齪，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两汉而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秦汉以前，儒家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衣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然则秦汉而上，虽其老、墨、名、



法、杂家之说而犹传，今诸子之书是也。唐宋而下，虽其一切语性命、谈治道之说而亦不传。欧阳永叔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后之文人欲以立言为不朽计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然则吾之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门其可以信我矣！虽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与知文乎？今复纵言至此，吾过矣！吾过矣！此后鹿门更见我之文，其谓我之求工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鹿门当自知我矣。一笑。仆三年积下二十余篇文字债，许诺在前，不可负约。欲待秋冬间病体稍苏，一切涂抹，更不敢计较工拙，只是了债。此后便得烧却毛颖，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识字人矣，而鹿门之文，方将日进，而与古人为徒未艾也。异日吾倘得观之，老耄，尚能识其用意处否耶？并附一笑。

唐顺之答徐存斋相公书

石塘名铤，嘉靖朝督三边军务。上书陈复套之策。夏言力主其说，后为严嵩所陷，与言俱坐死。

吾丈负天下之望久矣，仆诚迂愚无识，亦窃尝以识与才合属之。吾丈今居相位，将为国家起百年太平之业。盖非吾丈之识与才，不克有济。非得尽吾丈之识与才，亦不克有济也。山泽病夫，愿少须臾焉，以观盛绩。吾丈其将使民无失望哉！使吾无失望哉！

一二士人自北来，多道吾丈拳拳垂念鄙人。虽然，吾丈知吾之昔，而不知吾之今非昔人。樗散闾茸，已作一方外人矣。追思曩与吾丈及浚谷相聚，谬负意气，欲攘臂于经时之略，真如说梦，可发一笑。

更有可自笑者。闭门缩首，幽其影响以避咎，而卒不免于每速众口之咎；槁形灰心，毁弃廉隅以逃名，而卒不免于每冒不情之名。乃知大《易》发“无咎无誉”一爻，所以教戒山林之士，初看若甚易，然仔细求之，非混化形迹，同而能异，异而能同，处世之间，不特不使人见有一毫可憎嫉处，亦不使人见有一毫可称述处，则诚不足以及此耳。

东南海寇出没，于国家虽为疥癬，而百姓则不堪荼毒。非特苏松为然，敝郡亦凛凛于邻之震矣。传闻贼酋复有造船大举之说，不知何以为善后计也。曩者变起仓卒，蔡操江以身任之，虽无成功，亦尽支撑。劾非其罪，有足惜者。草草及之，诸惟台照。



唐顺之再与曾石塘总制书

不奉光仪，八年于兹。朔云边月，时为驰望。自来总帅，往往以战事委之麾下，而自以拥兵闭城坐谈为得计，是以动多败衄。独吾丈擐甲仗钺，身自督战，出入塞垣戎马间，喋血斩馘，使丑虏游魂，百年来至是始识大帅风采。而介胄之士，于是亦不敢谓文儒怯于冒矢石。远道闻之，犹能使懦夫抵掌生气，而况在指挥之间乎！旌旗鼓角，改听易观，固可知也。

射手胡宣回，承惠手书及疏稿边图。披图诵书疏，则朔方形势，既历历在目，而雄略胜算，又得窃闻一二，极以为慰。承谕河套之役，自古举大事者，其初每若落落难合，及其成功，往往如取诸寄。自吾丈始为复套之议，士大夫多以为时势非便，盖不惟丑虏未遁之前为尤难，而山泽鄙人之见，亦不能无虑于此。

虽然，至金城而上方略，营平要非苟然；指山川而画兵形，陈汤固有奇策。非常之事，固常人之所疑也。惟吾丈内料国家财力之盈缩，兵马之虚实，外料狄人部落之离合，敌势之瑕坚，不徒为犁庭扫穴、一时快意之功，而必为以全取胜、百年善后之计。使戎马既不敢渡河，而中国财力亦不困之困惫。既免近患，又无远忧，则社稷之福也。

适臣卜病，草草伏惟垂亮。

唐顺之与曹子泰评事书

闻军门诸公欲相荐，纷纷有金革无避之说，闻之令人惊惭无地。若无此事而先言之，则为躁妄，若有此事而后言，则又无及，故不得不以托之子泰也。

仆固陋之人，所以自立于世者，守区区之礼义而已。如老嫠守节，盖亦几十年苦心。若一旦忘哀冒利，恬不知耻，则所谓举其平生而尽弃之，生不如死也。若既有成命，而趑趄前却，不肯即赴，则罪且不测。是诸公之爱之者，乃深祸之也。若无此疏则已，若军门诸公，或抚按，或操江，但有一疏到京，言及鄙人姓名，烦即持此字到少湖处，一陈愚鄙委曲。少湖公在今时，最号为维持风教，保全人才者。虽一介之士，苟可以全其名



检，而遂其素履，亦必留意，况仆素以颇识廉耻、受知最深者乎？

金革无避之说，盖指当时如鲁伯禽，有社稷重寄者言之。此只可为大臣任兵事者之例，非可为小臣无关轻重者例也。只可为见在金革，不当因丧而废事之例，不可为见在闲散之人，乃却去丧而任事之例也。有可有必不可，此辨礼家之所死守也。见在金革，不以丧废，犹为甚不得已；见在闲散，去丧从事，更何说乎？若有此举相及，从之则死有不能，不从则罪或不测。烦吾友委曲转言，必使得免于此，只当救一性命也。情切词迫，勿以为怪。异日服满之后，国家但有驱使，臣子之义，自不当辞。

归有光与宣仲济书

本集有宣节妇墓表，载节妇为嘉定张树田之妻，夫卒，自缢以殉。当即此人。

有光顿首。仲济足下：自足下之寓吾昆山也，仆始得一见，以为温然君子。既而闻宣烈妇之事，益慨叹以为此即向所见宣生之姊也。及观足下所撰述数百言，凜然如见其人。又喜烈妇之有弟，可托以不朽也。仆向许作传，因循未及论次。兹当远役，须俟少暇为之。夫烈妇之所自立者难矣，此理在天地间，昭昭耿耿，千万年不灭。传与不传，此是吾辈事耳，如烈妇则何假于此！向与浩卿语及旌表，令人愤懑。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宁复知纪纲风化为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龙逢、比干，当时亦何尝旌表哉！人去草草，明当奉晤。不一。

归有光上万侍郎书

先生为长兴令，不合于长官。改为通判顺德，实左迁也。郝郝不得志，故所言如此。

居京师，荷蒙垂盼。念三十余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绝而少变。而大臣好贤乐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谊之名，令海内之人见之。

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逮志，动与时忤。然一念为民，